

本版內容只代表作者意見，不代表本刊立場。

續頭版專題 ■ 「向非華人宣教」座談會



彭：多謝關牧師分享，你剛提及的宣教對象中，需用多少種語言？

關：我現在只需用英文，曾試過用翻譯，但效果不理想，所以改變策略，我訓練會講英文的學生，把事工交託給他們，再由神帶領他們用當地文化、語言去工作，效果非常好。

朱：我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，大學之前都在教會環境長大。不過比較反叛，遇到基督徒就挑戰他們為何信耶穌，遇到非基督徒就問他們為何不信耶穌。大學時期被神感動，重生得救。後在工商界工作，不算非常敬虔的基督徒，只算是負責任的基督徒。大約四十歲時，我一家移民到加拿大，需要適應完全不同的環境和工作，非常辛苦。移民前算順風順水，移民後嘗試創業做小生意，期間受到神的操練，有了提早退休去服事神的念頭。兩個兒女大學畢業後，我就更多事奉神，過去大約有二十年宣教，主要是短宣，其中有十八年每年去中國幾次，有時候跟妻子、團隊一起去。在中國有兩個事工：國語聖經培訓、英語夏令營，是近文化的持續短宣。幾年前進入華福做跨文化宣教。

彭：感謝主，我全職事奉已經三十五年，同班同學大部分已退休、轉換了事奉形式。我仍盼望繼續在現時的全職事奉環境裡。這三十多年中大約有二十年牧會，其他時間參與全球華人短宣運動。2005年我在美西一間神學院進修，當時有兩個博士課程，一個訓練牧者，另一個訓練宣教士。雖然我當時擔任牧者，但非常清楚神要我選擇宣教課程，我多次向同學們表達神帶領我循宣教的道路進修。

都不容易掌握。如果能選擇，還是用中文講道才入心入肺。所以，跨文化宣教的確沒有很大果效。宣教士要花多年時間去學習語言，要花費大量經費、精神、資源，這就是「事倍」。我到華福做跨文化宣教工作，有蒙古、印度、古巴、以色列、羅姆人等工場。雖然我剛剛說跨文化宣教事半功倍，但有另一個做法，就是訓練當地的傳道人，然後由當地人直接去做福音工作，甚至可以達到事半功倍。

彭：現在是地球村，很多華人都其他地方生活，已經不說中文，這已經屬於跨文化。又看第二代第三代，例如在瑞士有幾個當地語言，有法語、德語、意大利語等等，他們的大學都有不同語系。雖然有事半功倍的講法，就是仍然肯做，不過效果可能只有一半，仍然勝過不做。

如果將同文化、近文化、跨文化宣教用階梯去代表，信徒、教會在第一階是壞事嗎？我認為未必，很多信徒、教會還未開始上這個第一階梯，還未開始佈道。我為在第一階的人感恩。做跨文化的教會，已經做過第一、第二階，甚至仍然重視第一、第二階，並同時進行跨文化宣教。就像保羅，雖然被稱為外邦人的使徒，但每到一個城市，經常去會堂，向同胞、有猶太文化背景的人先講福音。求主幫助我們採取一種鼓勵和推進的辦法傳福音。倘若受到主的召命，進行跨文化宣教，其中一個艱巨的障礙是語言。

關：我認為講福音和宣教有差別。例如在疫情期間，兩年透過網路，我在非洲訓練了三百位牧師，但我沒有去過非洲。我教導門徒訓練、如何活出神賜予他們的生命、活出誠命和使命。六個月後，一間五十人的小教會已有十八個人受浸，我在這件事上沒有傳福音，但訓練了不會阻礙傳福音的福音人。在十九世紀中國沒有信徒，西教士必需用中文傳福音。已有信徒的地方，因著時代不同，跨文化講福音比較困難，但跨文化訓練牧者容易多。我們要分辨宣教是什麼？是一個更大使命的角度，傳福音是大使命其中一個事工。

(第三頁續)

2

有些教會領袖認為「向非華人跨文化宣教」事半功倍，尤其是海外跨文化宣教，何必花幾年時間學習另一種新語言、去遠方不熟悉的生活環境傳福音？用同樣的資源向同族裔的華人傳福音豈不更事半功倍？你同意這些看法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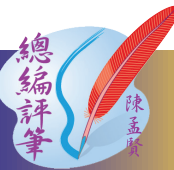


關：兩邊說法都有理由，我認為最終要看神怎樣安排。例如在加拿大做，用英文、國語、廣東話都可以做很多事情。以前覺得羅恩霖牧師要學西班牙語、馬小雲牧師要學泰語好難，我非常好奇，為什麼他們要去遠方？但他們受神呼召就去。從資源分配看，對本地領袖而言，你問題所描述的考慮是正確的。

朱：我同意向非華人跨文化宣教事半功倍這個講法，但我們再看宣教這件事，由耶路撒冷到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從同文化，到近文化，到跨文化。中國得著福音是在十九世紀，只有二百年之內的歷史，當時歐美英語群眾已經盛行去跨文化、去海外宣教。非洲也好、印度也好、中國美洲都好，宣教士學習當地語言。中國語言多，分散到全中國不同地方的宣教士學習的語言也不同。這就是透過跨文化宣教成就今天的華人教會。保羅說他若不去傳就沒有人能信，所以他必須跨文化。

我成長的時候，很多人都聽過耶穌，不過未必信。如果外國人向華人傳福音，我們會說他國語說得好、廣東話說得好，不會去批評外國人的國語粵語。語言包含文化，

三個月台港澳之豐盛旅程



(攝於台南關子嶺：彩虹是上帝恩典的記號)

幾年疫情後，各地放寬出入境限制，感謝天父，今夏能夠往訪台灣、香港、澳門三個月，參與事奉、出席學術會議發表論文(台灣陽明交通大學主辦)、跟親友們相聚、旅遊觀光，滿滿的感恩，十分喜樂。

第一站是台灣，二十天全程自駕環島行，去了不少深山野嶺，還看見美麗的彩虹，神保守了多次在九曲十三灣的盤山小路上駕車，山中無甲子，盡意谷野遊，放慢生活節奏，小心駕駛，心中平安。

第一天抵達台北，下機後立刻探訪基督教論壇執行長鄭忠信博士，它是台灣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報章，邊吃午餐邊交流了三十小時，感謝神賜下美好的團契。五月底往高雄福氣教會主日崇拜講道，很感受到這幸福小組發源地的教會文化，全會眾都有熱誠歡迎訪客和慕道者的自然流露。六月初去一個在台灣活躍接待新移民的基督教機構主辦的聚會分享，講題是「流散移居後的屬靈更新——知所進退、自由釋放、願景遠象」，講座後跟出席者對話的時段特別珍貴，聆聽到漂流者們的信仰反思。

從台灣到港澳後的三個月，教授了幾個密集課程，第一個課程為香港神學院開辦，學生和碩士生合班，其中一位資深堂主任學員，在上課時提及近期出席了一個堂主任交流會，當中大部分堂主任入職三年以內，最新的一位年青人，神學剛畢業便被委為堂主任。

這三個月在港澳，每星期主日都到不同教會講道，有到全澳門規模最大的堂會一個周末四堂崇拜証道，也有到偏遠鄉村小教會証道(轉了五次車才到)，有到創會超過一百多年的元祖級教會証道，亦有到成立不久的新植堂証道，甚至到過一所閩南語教會，全程聽不懂，我用粵語講道，堂主任翻譯為閩南話。

有時候，崇拜後應邀跟長執教牧們午餐時，仍需不停地回答關於教會管理和發展的話題，甚至午餐後再有幾位教牧長執邀約下午茶，又是兩小時的教會難題解答，從早到晚，實在累，但看見弟兄姊妹純粹好學的心，又被鼓舞。

有一次到一所教會講道時，接待我的長執告訴我，在這教會會參與事奉的信徒，一半已經近期移民，他送我離開去巴士站時，最後還說他一家人一個月後也會移民去英國。當前香港教會界的領袖青黃不接狀況，不能說不嚴重。

另一個教授的密集課程，為香港信義宗神學院開辦(道學碩士和教牧學博士學生合班)，題目是「生命影響生命——從保羅書信看屬靈領導與忠心事奉」，二十多位學員，期間我住在沙田道風山的院舍，神學院中式建築(跟毗鄰著名的道風山基督教叢林風格相似)，早上還聽到蟲鳥鳴叫。期間重遇三十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的一位學生，他現在是該神學院的教授。

然後，亦為香港宣道會北角堂、澳門聖經學院等開辦密集課程，題目是「變動時代中反思不變的價值觀」，探討永恆的成就觀、關乎生命的事奉觀、屬靈的世界觀、超越的歷史觀。又去香港福音証主協會錄映一些信息，之後跟証主總幹事和推廣同工交流、團契。

這次台港澳之旅，當然也有輕鬆休閒的時間，例如逛了在台灣北投的溫泉博物館、在宜蘭的日本忍者村、在礁溪的釣蝦場、在花蓮的大魯閣九曲洞、在香港的南豐紗廠文創新域、在西九文化區的M+博物館圓點新展(草間彌生作品)和故宮文化博物館。八月中，一位議員朋友組團參觀香港立法會，議事大廳若無議員帶入，不向公眾開放，這次有機會往訪，又參加議員主持的座談會(關於人才和土地資源開發)，再到政府總部名「一門常開」的大樓拍紀念照，感覺很有趣，亦百般滋味在心頭。